

陈亚辉 著
Chen Yahui

酒局²

运用酒桌智慧成就大事业

在酒桌上喝的是酒，比拼的则是智慧
通过了酒桌考验，便掌握了事业主动权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24/5
10487
>



陈亚辉 **著**
ChenYaHui

酒局²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酒局.2 / 陈亚辉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404-5661-0

I. ①酒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0415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机关·长篇小说

酒局.2

作 者: 陈亚辉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一 草

选题策划: 李吉军

特约编辑: 段 凯

装帧设计: 崔振江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320千字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661-0

定 价: 35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咸鱼翻身 / 001

在酒局中，当主人斟酒时，客人可行“叩指礼”，以表示对主人斟酒的感谢。行“叩指礼”时，客人把食指、中指并在一块儿，指头轻轻在桌上叩几下。

第二章 另辟蹊径 / 047

在酒桌上，确有“打白条”这样的情况。主人一般事先到达酒店，安排好两个服务员给客人倒酒，其中一个服务员拿白开水，专给主人倒。这样主人以白开水敬客人，客人喝的却是白酒。

第三章 迎刃而解 / 075

在喝酒时，座次也是有讲究的。若是圆桌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，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，则以离主客的距离来看，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，相同距离则左侧尊于右侧。若为八仙桌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，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；如果不正对大门，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。

第四章 风云突变 / 103

在酒桌上喝酒，代酒时，一定要记得多给领导倒酒，不要瞎给领导代酒。就是要代，也要是领导确实想找人代，还要装做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。

第五章 酒局情关 / 135

在酒桌上，初交的朋友往往挑选白酒对饮，因为白酒浓度高，不容易喝，且伤身体。正因如此，人们才觉得白酒最能考验人。双方互相都喝了白酒，而且喝得很痛快，心里便认为，两人的友情经得住考验。

Contents

第六章 危机四伏 / 163

在与人喝酒时，一定要根据人员组成、菜肴组合和宴请的重要程度点餐，不应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，或是讨价还价，这样会让你的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儿小家子气，而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。

第七章 情投爱河 / 193

在宴请别人时，一定要把握好敬酒的顺序。若有求于在席上的某位客人时，对他自然要十分恭敬。如果在场有更高身份或年长的人，则不应只对能帮你忙的人毕恭毕敬，要先给尊者、长者敬酒，不然会使大家都很难为情。

第八章 深陷鸿门 / 223

在出席酒局时，切记赴宴的目的。大多数酒局都有一个主题，即喝酒的目的。赴宴时首先应环视一下在座各位的神态表情，分清主次，不要单纯地为了喝酒而喝酒，而失去交友的好机会，更不要让某些哗众取宠的酒徒搅乱了东道主的初衷。

第九章 峰回路转 / 253

在喝酒的时候，有人会“酒后吐真言”，即使你有良好的社交口才，酒后也免不了会失态、失言。切记酒后不要说大话，不要失态，不要唾沫横飞、筷子乱甩，不要手指乱指，以免醉酒误事，让自己后悔莫及。

第十章 扭转乾坤 / 283

酒桌这个交际场所，是挺考验人的。你不能喝酒，最好学会拒酒；拒酒的借口和办法有很多，要随机应变。凭着你的机智和口才，也可以在交际场上巧妙周旋，游刃有余。

第十一章 情归何处 / 311

参加酒会时，中途离开酒会现场，一定要向邀请你来的主人说明、致歉，不可一溜烟便不见了。和主人打过招呼，应该马上就走，不要拉着主人在大门口聊个没完。你占了太多的时间，会让主人在其他客人面前失礼。

第一章 咸鱼翻身

在酒局中，当主人斟酒时，客人可行“叩指礼”，以表示对主人斟酒的感谢。行“叩指礼”时，客人把食指、中指并在一块儿，指头轻轻在桌上叩几下。



酒场如战场，一不小心就会触雷，然后粉身碎骨。唐雨晨深刻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，是在应邀参加了朋友张元洪的酒局之后。

张元洪在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任职，职位只是个普通的科员。上个月，副科长老潘退休，局领导经过讨论，决定从该科室几名科员中提拔一人当副科长。论资历，这职位非张元洪莫属，但官场变化莫测，资历往往并不起决定性作用，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有资历的老同志，“历经沧桑”仍“原地踏步”。张元洪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。为了稳妥起见，他决定请局长万朝阳喝酒。

唐雨晨以前给冯雄俊打工的时候，做过教育局的一笔单子，跟万朝阳喝过几次酒。因此，她认识万朝阳。正因如此，加上她是个美女，又能说会道，张元洪才考虑请她当一回“交际花”，帮他一个忙。张元洪是唐雨晨的客户张元亮的哥哥，张元亮以前照顾过唐雨晨几笔生意。唐雨晨一直欠着张元亮一个人情，虽然很不情愿，但她还是答应帮忙。此外，唐雨晨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从张元亮那里借钱。

周功航设局骗走了她的钱，使她的公司陷入困境，外债累累，难以为继。家人劝她关闭公司，重新找份有保障的工作，可她不干。公司沦落到这个地步，并不是她经营不善，而是上当受骗所致。她坚信，只要有一笔资金，公司肯定会枯木逢春，好比一棵多日没浇水快要枯死的树，如果停止浇水，树就真的死了；但只要给它一桶水，它就能活过来，不断长高长大。最主要的是，她已在商场中拼杀了那么久，付出了那么多，不甘心就这么失败。

张元洪是个很木讷的人，话本来就少，而且习惯直来直去。他给唐雨晨打电话，一开口就说：“唐总，我知道你和我们局长挺熟，我打算请我们局长喝

酒，想请你参加，帮我活跃一下场面，免得尴尬。”

若不是张元亮事先打过招呼，说他哥哥快人快语，唐雨晨可能会直接挂了这个电话。不是特别铁的关系，哪儿有一打电话就开口要人办事的？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！更何况，现如今想求人办事，哪个不是得提着礼物上门说尽好话才行？唐雨晨为了留住张元亮这个客户，捺着性子答应了。

酒局定在荣华酒家，这是一家中高档饭店，位于海深市中心泰文路。张元洪没有车，他知道唐雨晨有车，就顺便把她的车也“请”了去。此刻，唐雨晨给他当司机，他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。

唐雨晨侧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张哥，不就一个酒局嘛，没什么的，不值得如此紧张，你别自己为难自己啊。”

张元洪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局长很威严，平时不苟言笑，我都摸不准他这个人的脾性。”

唐雨晨说：“摸不准脾性不要紧，你在酒桌上小心点儿，尽到礼节就行了。你能把他请出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不是吗？”

张元洪感叹道：“我请他，可费了不少工夫呢！”

张元洪第一次请万朝阳是在万朝阳的办公室。张元洪在门外等了很久，直到万朝阳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人了，才走进去，点头哈腰地说明来意。

万朝阳想了想，说：“今晚我有个会议！”

张元洪说：“那就改天！”便悻悻地走了。

第二次打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张元洪还没开口，万朝阳便说：“小张，我这会儿在外面忙着呢，你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没有我挂了？”没等张元洪回答，万朝阳便挂了电话。

第三次还是在万朝阳的办公室。张元洪进去直接表明来意。万朝阳看了看手表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本来呢，我应该找个机会和你们这些年轻人吃吃饭、喝喝酒，了解了解你们的想法，看看你们对我们局领导的工作有何意见和建议，只是工作太忙了，一直抽不出时间。今晚正好没事，那咱们就去喝几杯吧！”张元洪仿佛得到恩赐似的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

“唐总，你说，我们局长真忙到了吃顿饭都没时间，非要我请这么多次才接受吗？”张元洪说。

唐雨晨说：“也许他真的忙，也许是在考验你的诚意！”

张元洪想了想，说：“他的工作我了解，绝对没忙到那个程度。我看是在考验我！”

唐雨晨说：“好歹考验已经结束，你顺利过关了。”

张元洪耷拉着一张苦瓜脸，说：“那只是过了第一道关，即便今晚再过了一关，今后还会有别的关！”

唐雨晨和张元洪到达酒家半个小时，万朝阳才姗姗来迟。他年近五旬，身穿浅绿色衬衫、黑色裤子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鹰钩鼻，眼睛细长。当年，唐雨晨和万朝阳喝酒时，两人喝得来，聊得投机，万朝阳对她印象深刻。

一见到唐雨晨，万朝阳眼睛一亮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小唐也在呀？”

唐雨晨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，说：“我这不想念万局了嘛，以前咱俩喝得那么痛快，后来一直想和万局再喝几杯，都没机会了。听张大哥说今晚要和万局喝酒，我一时酒瘾发作，就来凑热闹了，万局没意见吧？”

万朝阳说：“你来，我求之不得呢，怎么会有意见？”

酒菜很快上齐，张元洪要了一瓶三十八度某国产知名白酒。服务员当着三人的面把酒打开，给三人斟满。

张元洪朝万朝阳举杯，说：“万局，你工作繁忙，应酬多，能抽空出来和我们喝酒，我感到很荣幸，特敬你一杯！”

万朝阳跟张元洪轻轻碰了下杯，一饮而尽。

万朝阳放下酒杯，说：“小张啊，你平时在单位的表现其实非常不错，为人忠厚、待人热情、办事认真，我们几个领导对你评价很高！”

张元洪说：“谢谢万局的夸奖！”

张元洪说完，拿起酒瓶给万朝阳倒酒。酒倒到一半的时候，万朝阳伸出右手，弯着手指头轻轻地敲了敲桌子。唐雨晨知道，他这是在行“叩指礼”。

这个“叩指礼”是有来历的。相传乾隆微服南巡时，到一家饭馆吃饭，当地知府知道了这一情况，怕万一出事自己担待不起，便也微服前往饭馆护驾。到了饭馆，就在皇帝对面末座的位子上坐下。皇帝心知肚明，也不去揭穿，只久闻大名、相见恨晚地装模作样寒暄了一番。

皇帝是主，免不得提起茶壶给这位知府倒茶。知府诚惶诚恐，但也不好当

即跪在地上来个“谢主隆恩”，于是灵机一动，弯起食指、中指和无名指，在桌面上轻叩三下，权代行了三跪九叩大礼。于是这一习俗就这么流传下来。

万朝阳身份、地位比张元洪高，张元洪给他倒酒，他要是说“谢谢”有点儿有失身份的意味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也不会行“叩指礼”。他行了，说明他涵养不错，不是那种特别爱摆架子、目空一切的人。

然而，张元洪并不知道这是“叩指礼”，以为万朝阳阻止他，不要他把酒倒满。张元洪赶紧收起酒瓶，万朝阳的酒杯里只有半杯酒。唐雨晨想给他使眼色制止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万朝阳的脸上本来是挂着笑容的，此刻突然收起了笑容。也难怪，如果喝的是红酒，张元洪斟半杯倒也无妨。可这偏偏是白酒，斟酒不满，岂不等于是对万朝阳不满？

唐雨晨暗自捏了一把汗。她为了缓解尴尬，赶紧说：“万局，你最近脸色特别好，红光满面，年轻了十几岁。有什么保养秘方，让我也学习学习？”

万朝阳才又露出笑容，说：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
唐雨晨说：“当然了，我们女孩子最怕的就是容颜变老。”

万朝阳说：“问题是，我的这个方法不适合你。”

唐雨晨发嗔说：“没想到万局这么小气！你不想说就算了，何必找这个借口？”

万朝阳说：“我说的是真话！我的保养秘方是，笑！俗话说，笑一笑，十年少。心情好，常笑笑，人就会充满朝气与活力，看上去也就年轻了。但是，你们女孩子笑多了，脸上容易出皱纹。我说得没错吧？这个方法是不是不适合你？”

唐雨晨说：“原来这样啊，难怪万局那么爱笑！”

万朝阳呵呵地又笑了起来，刚才的尴尬已经消除。但是，万朝阳迟迟没碰酒杯。唐雨晨给张元洪使了个眼色，暗示他把万朝阳的酒斟满。

张元洪仿佛悟到了什么，也附和着笑，拿起酒瓶给万朝阳斟酒。然而，他斟酒的时候，竟然把酒瓶瓶口正对着万朝阳。万朝阳的脸一下子黑了……

后来，唐雨晨虽努力活跃气氛，可万朝阳始终都是应付性地勉强笑笑，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，眼睛没再看张元洪一眼。

酒局结束，送走万朝阳，张元洪说：“万局长今晚好像兴致不高！”

唐雨晨叹息一声，说：“张大哥，今晚的酒局很失败，你还是想个办法挽救一下吧。”

张元洪摸摸脑门说：“为什么说很失败？我觉得不错啊！”

唐雨晨先把“叩指礼”的由来告诉了张元洪，然后说：“你不该只给万局长倒半杯白酒，这等于说，你对他不满！”

张元洪惊出一身冷汗，自责道：“我怎么这么糊涂！”

唐雨晨说：“还有一点，你倒酒时不该把瓶口正对着万局长。你把瓶口对着万局长，等于说你把枪口对着他。身为领导，这点他是很忌讳的。”

张元洪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，人仿佛霜打的茄子，蔫了。

尽管张元洪后来采取了办法挽救，但他终究还是没能被提拔为副科。

因为没能帮上张元洪的忙，唐雨晨没能从张元亮那里借到钱。不过，唐雨晨接到刘乾生的电话，说高远洋接受了邀请。她立即驱车赶往豪富酒家。夏日的朝阳仿佛给城市里林立的高楼大厦抹上了一层黄油，唐雨晨却无暇欣赏这美景。

高远洋是省农业厅副厅长，唐雨晨经刘乾生介绍，只和他见过一面。那天，高远洋参加完省农业厅举办的一次活动，带领几个手下到饭店吃饭。他们走进饭店大厅时，刘乾生刚好和唐雨晨喝完酒出来。刘乾生和高远洋是老乡加多年的好朋友，老早就认识。刘乾生慌忙迎上去，握住高远洋的手，谦恭地问好，然后把唐雨晨介绍给他。

高远洋身材高大，浓眉大眼，天庭饱满，相貌英俊。他四十岁左右，皮肤保养得很好，红润细腻又不乏男人的刚毅，眼睛明亮如一泓清泉，毫无杂质且波澜不惊，沉稳平静。唐雨晨谈不上阅人无数，但也颇有资历，接触过的官场中人也不少。他们城府再深，眼神也多多少少会传达出一些微妙的信息，譬如当初她和周功航初识时，她就捕捉到周功航眼里一闪而过的亮光。可今天，她

从高远洋眼却什么都捕捉不到，难道高远洋的修养已经到了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的返璞归真的地步？

刘乾生介绍完毕，高远洋主动朝唐雨晨伸出手。唐雨晨握住他那只宽大温暖的手时，心跳竟然加速。高远洋话不多，只是客气地说了一声：“唐小姐，你好！”然后笑了笑，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。他的笑容好似一阵春风，吹得唐雨晨心里软绵绵的。唐雨晨迅速移开目光，不敢正视高远洋。因为她知道，如果正视高远洋，自己的心事必定暴露无遗。

自从那次见面后，唐雨晨偶尔会在媒体上看到有关高远洋的报道和他的照片，但再没和他有过接触。这次之所以让刘乾生牵线搭桥约他吃饭，是因为一笔单子。业务员彭力杉通过打听得知，农业厅要更换一批办公家具，负责采购家具的人正是高远洋。这笔单子做下来，能赚十几二十万。单子虽然不大，但对唐雨晨来说，至关重要。她卖房子的钱，还完债后已所剩无几，压力很大。只有做成这笔单子，她才能喘一口气。

车行至半路，彭力杉打来电话说，包间已经订好了，并告知了包间的名称。唐雨晨挂断电话，拨通了刘乾生的号码，将包间名告诉了他。刘乾生说，他马上告诉高远洋。唐雨晨向他连声道谢。

自和刘乾生相识以来，刘乾生帮了她不少忙。她打心里把他当大哥看待。刘乾生这一两年生意有所下滑，不是因为管理问题，也不是因为市场前景不好，而是他的身体问题。他应酬多，且常常在木材场指挥工人干活，风吹日晒的，时间长了自然吃不消。才人到中年的他，皮肤又黑又粗糙，头发里有不少白丝，皱纹也较同龄人深。

他常常边揉太阳穴边对唐雨晨说：“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容易疲倦，老喽，岁月不饶人啊！”

唐雨晨说：“你还没奔五呢，怎么能算老？四十岁是男人的第二春，你现在正处于第二春，多美好的时光，你应该好好享受！”

刘乾生说：“咱俩交往也有些日子了，你还不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？”唐雨晨想想也是，刘乾生是个顾家的男人，从不沾“黄、毒”。

有一次，唐雨晨和朋友喝酒出来，在一家按摩休闲中心门口看到刘乾生。他靠着自己的车子，一个人在抽烟。

唐雨晨问他：“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”

刘乾生说：“有应酬，客户在里面按摩。”

唐雨晨又问：“那你怎么不进去按摩？”

刘乾生说：“我陪客户进去埋单就出来了，我不喜欢那种环境！”这件事使唐雨晨对刘乾生的敬佩之心又加深了一层。

唐雨晨来到豪富酒家，彭力杉已候在门口。他中专毕业，二十六岁，中等身材，为人处世较为机灵。唐雨晨正是看中这点才聘用了他。彭力杉迎上来，打开车门说，刘乾生已经到达，现在正在包间里，然后朝唐雨晨投来乞求的目光。唐雨晨明白，他是想参加这样的酒局，见见世面。但是，这样的场面，唐雨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参加的，毕竟她跟高远洋还没什么交情。唐雨晨点了一下头说：“知道了，你忙你的去吧！”彭力杉只好悻悻地离开了。

唐雨晨上楼，推开包间的门，刘乾生正拿着手机跟人谈业务。他朝唐雨晨点了一下头，表示打招呼。唐雨晨走到他身旁坐下。过了一会儿，刘乾生挂了电话，说：“一个难缠的客户！”

唐雨晨说：“生意人大都这样，挖空心思节省成本！”

唐雨晨问：“最近生意如何？”

刘乾生叹息了一声说：“每天都很忙，只是身体状况大不如前，总感到力不从心，马马虎虎！”

以往唐雨晨跟刘乾生见了面，总爱打个哈哈、开开玩笑什么的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两人见面很少开玩笑，有事就单刀直入，没事则谈谈事业、家庭、人生。这说明，两人的交情已经达到了很深的地步。

“大哥，你要是真觉得身体有问题，就赶紧把生意交给你家人打理吧，好好休养一段时间！”唐雨晨建议说。刘乾生憔悴的神情，她看了心里难过。

“我何尝不想？可我家没人能接过我的担子啊！业务上的事，他们一点儿都不熟悉，交给他们岂不乱了套？能撑多久就撑多久吧！”

“就怕你撑出毛病来！”

“一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垮掉？”刘乾生笑笑说。他的笑容有点儿勉强，“不说我的事了，说你的事吧！”

“高远洋是南方人，原是一基层公务员。有一年，上级领导来考察工作。

高远洋所在部门的领导恰好卧病在床，高远洋便代替他向领导汇报工作。完事后，他鞍前马后地伺候上级领导，上级领导赏识他，便提拔他当了农业科技站站长。高远洋向那领导靠齐，从此一路高升，当上了现在的副厅长。”

唐雨晨没问刘乾生有关高远洋的情况，刘乾生却主动告诉她，可见刘乾生对她的信任。唐雨晨很明白这点，心里很感激。

刘乾生说：“当官就是这样，得有大人物看重你、重用你，其他都是次要的！”

他拿出烟盒，抽出一根烟叼在嘴上，大概突然想到这种场合不适合抽烟，便又将烟放了回去。

“想不到大哥对官场还挺了解的！”唐雨晨说。

唐雨晨的话触动了刘乾生的心事。他沉默了片刻才说：“妹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公家的饭。”

“哦！”唐雨晨有点儿意外，“这一点，大哥你可从没跟我说过！”

刘乾生说：“那是因为我很失败，所以不愿提起……一同进来的人都提上去了，就我还原地踏步……那种滋味不好受！”

“所以你就辞职出来了？”

“嗯！”刘乾生点点头，继而轻叹一声说，“我没有高远洋那么好的运气，也自认不是当官的料，虽然有点儿不舍，但还是出来了。”

“出来也没什么不好，只要开心就行！”

“辞职的事，我没有提前跟家人商量，家人知道后非常生气和不理解，尤其是我父亲，对我冷若冰霜，一年都没和我说话！”

“这是观念问题！老人都认为吃公家饭的人很了不起，你突然辞职，他哪儿有不生气的道理？”

“没错！后来，我做生意慢慢有了起色，他才认可我，恢复了对我的态度！”

“你在创业之初，肯定吃了不少苦吧？”

“那当然！你也是过来人，应该很清楚。苦倒没什么，就是压力特别大。我做生意的钱都是借的，万一失败了，我哪儿来钱还给人家？我有什么面目再见家人？所以，那会儿，我能省的尽量省，不敢乱花一分钱！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！也正因为如此，咱们非常珍惜自己挣来的每一分钱！”

“我赞同你的说法！”

刘乾生习惯性地摸了摸烟盒，又缩回手说：“有一次，我到木材场旁边的一家小卖部买水，明明一块钱一瓶水，老板非要收我两块钱。我跟他争执起来，他坚持要收我两块钱，我只好到另一家店买，旁边的人骂我小气。我小气吗？我每年在老家捐资十几万助学，一块钱算什么？我不是小气，那钱是我用汗水换来的，就好比我的孩子，我能不珍惜吗？”

唐雨晨点头表示赞同。

◀·3·▶

唐雨晨和刘乾生聊了大半个小时，高远洋才姗姗来迟。他身穿浅绿色T恤、灰色裤子，一身休闲打扮。刘乾生和他打过招呼，他目光只扫了唐雨晨一眼，便回到刘乾生身上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！”

唐雨晨有点儿纳闷，明明是两个人，高远洋为何说“你”？是有意还是无意？她想，高远洋也许是无意的，谁没有说错话的时候？可她又觉得，他是故意的，他能混到副厅长，在社交方面早就是老狐狸了，难道会说错话？他为什么有意忽略她呢？唐雨晨摸不着头脑。

刘乾生握着高远洋的手，笑笑说：“知道你是个大忙人，只要你能来，就算等一年都没问题！”

高远洋说：“咱俩是老乡加好朋友，说这话多见外，不过我确实有点儿忙！”

刘乾生打哈哈地跟高远洋客套着，一边偷偷地给唐雨晨递了个眼色。唐雨晨明白刘乾生的意思，该她发话了。

唐雨晨近前一步，面带微笑地说：“高厅长，你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跟我们喝喝酒、聊聊天，是我们的荣幸！”

唐雨晨想，高远洋会客套几句什么的。不料，他板起脸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问刘乾生：“这位是？”

唐雨晨尴尬得脸一下涨红了，高远洋不久前才经刘乾生介绍和她见过一面。而且，刘乾生也告诉他了，今天的酒是她请的。他怎么会不知道她是谁？难道

他得了健忘症？

刘乾生也摸不着头脑，愣了片刻，赶忙打圆场说：“她是我生意场上的伙伴、鑫生家具公司的总经理唐雨晨。前段时间，你们见过面的！”

高远洋这才恍然大悟似的说：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！唐总，幸会，幸会！”然后朝唐雨晨伸出手，那神态仿佛跟唐雨晨初识似的。

唐雨晨慌忙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幸会，幸会！”然后又赶忙松开了，愣在那儿不知所措。她参加过这么多酒局，这种场面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之前，她还有点摸不准高远洋单单说“你”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现在看来他是有意这么说的。他有意忽略她，故意装做跟她初识！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是摆官架子瞧不起她，还是讨厌她，或有什么顾忌？

唐雨晨来不及多想，便随着刘乾生的招呼坐下。服务员陆续上齐了酒菜。

刘乾生给每个人倒满了酒，然后朝高远洋举起酒杯说：“高厅长，咱俩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你是衙门中人，位高权重，公务繁忙。你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和我喝喝酒、聊聊天，兄弟我知道你看得起我！来，我敬你一杯！”

刘乾生和高远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唐雨晨密切留意高远洋喝酒的过程，他端酒杯的举止从容大方，好似闲庭信步。酒杯到了嘴唇，他并不仰头，也不倾斜酒杯，嘴巴微张，仿佛一块磁力强大的吸铁石，吱的一声，酒杯里的酒便全被他吸进嘴里。他紧闭嘴唇，品了品，然后再入喉入肚，饮中带品。不像初入酒场的人，别人一敬酒，便慌忙端起酒杯，头高高仰起，嘴巴张得像脸盆，满口黄牙都露出来了，有的牙齿上还沾着菜渣子，令人作呕。酒一入喉，还把脸皱得像老树皮。光看高远洋喝酒的架势，唐雨晨便知道，他是酒场高手。

高远洋放下酒杯，吃了一口菜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刘兄，你这话见外了！咱俩是好朋友，随意些，随意些！”

高远洋并不多看唐雨晨，偶尔看几眼也只是淡淡地一扫而过，唐雨晨有种被冷落的感觉。以往的酒局，她都凭借自己的姿色成为全场的焦点，男人们频频向她敬酒，觥筹交错，你来我往，还跟她开一下荤笑话，气氛很是活跃。这样的酒局，唐雨晨没什么顾忌，可以甩开来喝。但今天显然不行，高远洋让她捉摸不定。他的话不多，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窥视到他的内心，他的目光始终平静如水，沉稳如山。

高远洋的目光使唐雨晨想起了周功航。高远洋的目光跟周功航的目光迥然不同，却又殊途同归。周功航跟人谈话时，如果别人的目光转向他的眼睛，他立即眯起眼，眼睛只露出一条缝，别人窥视不到他的内心。

好比一扇门，你站在门外，门本来是开着的，但当你正要往里看的时候，那扇门便关上了，仅露出一道细小的缝，你看不到里面的情景。高远洋不会眯眼，他的眼睛仿佛一面镜子，平静如水，唐雨晨的目光投射过来，立即就被反射回去。面对这样的人，唐雨晨手足无措。

待他吃了几口菜，唐雨晨才端起酒杯，说：“高厅长，我敬你一杯！”

在高远洋还没到来之前，唐雨晨早就想好了一些套近乎的话语，可这时却不敢说。言多必失，在没摸清对方的喜好、脾性之前，话说多了，反而会在不知不觉中冒犯、得罪别人。有些人在跟别人初识时就滔滔不绝，恨不得对别人掏心掏肺，希望博得别人的好感。这样的人往往得不到别人的好感，别人会认为你嘴巴没遮拦，不懂得什么话该说、什么话不该说，不值得交心。唐雨晨深深懂得这个道理。

高远洋举杯和唐雨晨轻轻碰了一下，说：“唐小姐年纪轻轻就自己开公司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”

唐雨晨说：“我那是小打小闹，不值一提，像你这样才是年轻有为！”

高远洋说：“如果我能归类到年轻，那你岂不成了小孩？”

唐雨晨一愣，随即笑了笑，恭维道：“高厅长真幽默！”

唐雨晨本想接过话题，开几个笑话，活跃一下气氛，高远洋却把头转向刘乾生，跟刘乾生谈两人共同的朋友的情况。唐雨晨再次被冷落在一边，干坐着当听客。

她心里暗暗感叹，和官员喝酒跟和生意人喝酒就是不一样。跟官员喝酒，必须得小心翼翼，说一句话之前必须三思，不能冒犯人家、得罪人家，如不是深交，不能轻易提跟钱和权有关的事。

跟生意人喝酒就不一样，两杯酒下肚了，敞开胸怀，说什么都可以，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咸的、淡的，荤的、素的，都可以，只要开心就行。跟生意人喝酒，更多的是拼酒量；跟官员喝酒，更多的是拼阅历、智慧，得用心去揣摩人家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每个细微的动作。